

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 1 卷

No. 458

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

后汉月氏三藏支娄迦讖译

舍利弗前长跪白佛：「愿欲有所问，唯佛肯者，乃敢问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当问。汝若从文殊尸利，但闻怛萨阿竭署因缘法名，未悉得其事，今为汝说之。谛听！谛听！」

舍利弗言：「受教。」

及摩诃目犍兰、摩诃迦叶、摩诃迦旃延、摩诃拘絺、邠利文陀弗、须菩提、阿难律、朱利敢、摩诃敢、奈咤和罗、阿难，一一尊罗汉悉在会中，皆起为佛作礼，白佛：「愿乐欲闻，令菩萨悉当因缘摩诃僧那僧涅。若男子、若女人，闻者皆当求之；诸声闻者，皆当因其法所以求僧那僧涅者，欲令一切其当脱者悉得罗汉。」诸一一尊比丘，以华散佛上，供养怛萨阿竭署。诸欲天子悉以天华飞行供养，以天伎乐以乐之。所以者何？从本所不闻其字，何况今当具足闻之。释提桓因，以天上拘耆华树而化满其祇洹。

佛语舍利弗：「怛萨阿竭署者有四事。何谓四事？一者、发意；二者、阿惟越致；三者、菩萨坐于树下；四者、具足佛法。是为四。」

舍利弗问：「何因缘发意？」

「菩萨有一署，所谓发意所作为一切十方作功德。所以者何？欲令皆得僧那僧涅故，名曰一署。阿惟越致署者，一切有所作为，无所希望求是地：安隐地、无所想地、坚固地，是为佛法基界，故曰为二署。坐于树下者，由不空起，起者当成道故，不离力，无所畏，是为三署。怛萨阿竭署者，如所署、

审如所署署、不可数特尊之署，已住怛萨阿竭。阿罗呵。三耶三佛陀，已法教，是为四署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菩萨复有二署。何谓二？为声闻转法轮、为阿惟越致转法轮，是为二署。怛萨阿竭署名署，已在中者，已法有教，色法佛法，痛痒。思想。生死，识法佛法，其法者，舍利弗不可议；譬如愚人所作，言是法可得，是法不可得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不可得者不教，舍本空者，诸法教故，名曰怛萨阿竭署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何所是怛萨阿竭署？」

佛言：「不可胜数是署。」

佛问舍利弗：「何所慧是署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怛萨阿竭不以法取法，法者不可得故，是曰为慧署；是菩萨所当学，学者当学怛萨阿竭署。不念以过去世俗法以应道法，不说俗事之恶、不言道事可好，如是学者，为学怛萨阿竭署。不以识学是，非是不作是学，为怛萨阿竭署。不分别大，大者谓眼色识，不分眼分别，一切有念，是为不学怛萨阿竭署。是人可度、是人不可度，作是学，为不学怛萨阿竭署。怛萨阿竭署者，则一切人之署；作是学者，为学怛萨阿竭署，学怛萨阿竭署、无央数署，一切法无所断绝，是为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不念诸法当有所生，于怛萨阿竭署无所想，是为学怛萨阿竭署，不念是所有、无所有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其欲学怛萨阿竭署者，不想怛萨阿竭，为学怛萨阿竭署。诸法无所求是为署，是则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色法佛法，痛痒。思想。生死。识法，怛萨阿竭法，诸法无所著，随署教一切诸法不着已，不念有无，是则随教。已不着有无，则随无根之教如是学，为学怛萨阿竭署。署者，亦无过去当来今现在，如是署者，见一切亦不见一切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何谓为见？」

「无所覆、无所蔽、悉见，是为怛萨阿竭署。」

「何谓为不见一切？」

「所谓不见其门、无所入，是故不见，是为怛萨阿竭署。亦不于署与空合，并亦不思想、亦不愿、亦不可见、亦不可得，如寂者，则其署清净。署无能得长短，署亦无有助，署者不可得助，署者亦无有异，是为署；无所从生署，是谓怛萨阿竭署。不亦不足计、亦不踝计、亦不膝计、亦不臆计、亦不腹计、亦不臂计、亦不手计、亦不颐计、亦不头计、亦不内计、亦不外计、亦不中间计、亦无不极计、亦不无极计、亦不上下四维东西南北计、亦不人计、亦不须陀洹计、亦不罗汉计、亦不辟支佛计、亦不怛萨阿竭计、亦不有余无余计、亦不脱有脱计、亦不计法所在，不可计署，无有字署，是则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今会者比丘多有不闻是者，未闻计言：『有是、无有是，如我身诸法悉尔。』作是语者，便随其语作行，不可计而为作计为法处者，因是有取与，便有命持，思想寿欲寿寿，欲得寿欲寿寿已，欲寿寿寿寿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署亦不从法、亦不从非法、亦不从有、亦不从无，当作是从不可说怛萨阿竭，从亦不从。怛萨阿竭者，亦不坏败、亦不想觉，是为怛萨阿竭。觉不可闻，是故审闻如是说，则怛萨阿竭说诸所说审，说如空说审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无所从来是为怛萨阿竭，来无有处是为怛萨阿竭，处无所依是为怛萨阿竭，依无所屈、无所申，如怛萨阿竭不可得，诸法亦不可得；心无所生、无所安住，诸所作功德无所求，如所教无所行，是为行；是种无所生，是功德亦无根，亦无实僧那者，无所缚、无有脱、无所作，是为精进。无所观亦不作是视，所见者不作二心，智无所得，其智无所为亦无所起，不以证而作求，作是求作是念。无有名，其语政者，谓不可得，其哀若道；其得等者，无人不念人；其护者，不作是乍念乍不念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无慧是则慧，十二因缘无所生，其合者无有合，不可得道、可得无所念。是比丘念无所持而持钵被服，无所剃是为剃头，无所受戒而持戒，而无如是。比丘好道所好，是比丘所好用意定者，无有异意。其已定者，无有身心念，不念慧者是比丘数。其说已足者以不足，若比丘足者谓为少少。不可计法而言可知，已无有知。已不从是法者，如所教无有界，是故佛界无有法，是故怛萨阿竭法无作法，法无所作，故曰无有法。诸法所入悉当尽，是为怛萨阿竭署，无所入已，应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若有欲学怛萨阿竭署者，其有勇猛如师子者，若男子、若女人，当作清净戒，无有异意，心清净；清净慧之所作，无所念之所作，其饮食取足而已。若乞匄诸所，思想已清净无有异心，不于一切人如有想，不于诸法有所希望，亦不念下中上之事，所作常等，比丘作是学者已为学。」

佛语舍利弗：「其无所求学者，为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摩诃迦叶白佛：「比丘以一事学僧那僧涅已，为学怛萨阿竭署。何谓一事？诸法无所著，是为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须菩提白佛：「比丘以二事学。何谓二事？于诸法无所希望，为以等心；一切人不念，以等一切。是为二，比丘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摩诃目犍连白佛：「比丘以三事学。何谓三事？但学要法不学饰，亦不念我以近，亦不念我以远。是为三事。」

文陀弗白佛言：「比丘以四事学。何谓四事？不念有所从得，亦不念何所当得，一切如等净，所持若空。是为四事，如是学为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摩诃迦旃延白佛：「比丘以五事学。何谓五事？无所贪惜，欲以法祠祀，为一切有慈，不念一切有慈，不念一切于诸法作无所求。是为五事，为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奈咤和罗白佛：「比丘以六事学。何谓六？不发一意，亦不求空，亦不学本际。所以者何？不因缘二事。已向佛所，脱，不起念思惟：『何所是佛证？』是为六事，比丘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言：「一切法一切人，悉以怛萨阿竭署见，亦不异见、亦复不见自然、亦不见法，作是学，为学怛萨阿竭署。奈咤和罗复听！比丘所学无极署，是乃应怛萨阿竭署，如所乐不见其乐，如是行者，比丘为学怛萨阿竭署。学怛萨阿竭署者，以为学佛法，不可议法，用一切故。」

奈咤和罗白佛：「若比丘学怛萨阿竭署者，云何而自持？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意不念有一切人，不念有一切法，亦不安亦不危，是为比丘而自持。」

奈咤和罗白佛言：「今怛萨阿竭，为谁说怛萨阿竭署？」

佛言：「其欲学如署者，为是说。」

「何所是学者？」

佛言：「用摩呵僧那僧涅故说，亦不念是彼中间，一切无有求，是为怛萨阿竭署。其有想行者，是故非署，如是者为自贡高而贱他人；其慳贪嫉妬不应是署；其有谀谄不惭愧者、妄语者，皆不应是署；其有不爱乐众者、其欲独有者、若乐恶者、不喜人安隐者，其有所念呼为有。其有二心者，谓好恶无有异作思想者、离深法者、念不中事者、求利害者。若求乞瓦钵、震越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若欲求饮食，离于迦罗蜜，亲附于恶师，于本佛所无功德者，常有怖惧于本际。欲于世事转相克识所作，但求名字，而无至者；爱乐于五所欲，有所作悵望得者，所以如是者，不能在山间空闲寂静有慈心之意，离于哀心常在魔事。离信佛戒者，所作悉不随其法教，常喜乱心、不安隐心，其心狂乱、其心多端，用是故，离于好心、离于微妙之心、离于尽心。但念佛色身、但念欲见法、但欲见比丘僧，离五阴功德、离四大功德、离六衰功德、离十二因缘功德、离念一切人之功德，其有是心者，悉不应怛萨阿竭署，其有不谀谄常质朴，念诸深法。」

佛语奈咤和罗：「其有心如是者，已应怛萨阿竭署；其有叹歌佛者，已有念一切佛故，欲学怛萨阿竭事故；其有学者不学者，怛萨阿竭悉知观视。佛意者，若在城郭丘聚县邑有所见，怛萨阿竭署悉见之。」

佛语奈咤和罗：「若能知怛萨阿竭署不？」

奈咤和罗言：「当从佛闻、当从佛听，何能身自知之？唯佛说之，愿乐欲闻，以比丘当持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赖咤和罗所说。」

佛言：「其余凡意者，不能知怛萨阿竭署，而不作怛萨阿竭地道者，而不能知怛萨阿竭署，不可尽极数，是故名曰署。不可观视！不可观视！是故名怛萨阿竭署；其欲知怛萨阿竭署者，以不爱惜身寿命一切，等心于一切人，一切诸虚饰之事不在其中。其有二心者不与共同，其欲学怛萨阿竭署者，当作是学。」

奈咤和罗白佛：「于是会中，乃有学怛萨阿竭署者不？」

曰：「有文殊尸利菩萨耶！」

佛复语奈咤和罗：「譬如人到大海，名珍宝摩尼处，其价不可计数；其人于珍宝中住，而不知摩尼珠价。若有一人，谓其住宝中者：『今在是中，宁知摩尼处不？』其人反言不晓。所以者何？其人不知摩尼珠故。今奈咤和罗在名宝中而不知宝处。所以者何？在众摩呵衍中而不知。」

复有比丘名阇炎阇炎，白佛：「若无学僧那者，我欲等心以光明照于一切。」

复有比丘名三陂提师利，白佛：「我欲学怛萨阿竭署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我无所求。」

复有比丘，名三摩师利：「我欲学怛萨阿竭署，我不欲于诸法有二心。所以者何？了无所见故。作是学，乃可为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言：「而所学署当作是学。」

复有比丘，名曰染师利，白佛：「我不以一切人为他人，亦不于人有所思想；欲度人，亦不见当所度者，亦不见法，当以何法教？欲作是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言：「如所学署当学。」

复有比丘，名曰勃，白佛：「我以忍于一切亦无有贡高。所以者何？他人自贡高，我不以身自贡高，我不以所有想有，若有以内自贡高，我不以内自贡高。所以者何？用念一切人故，念一切欲令安隐；我亦不以恶住，以法明故，住念一切悉欲令明，不欲令有冥，我作是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言：「当学而所学。」

复有奢夷种，名曰多和光，白佛言：「我欲教一切人过于生死，亦不得生死而可度者，欲作是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言：「当学署如所学。」

复有比丘，名曰惟阇耆桥沙，白佛：「我欲如佛在佛树下，亦不见佛、树亦不得，欲作是学怛萨阿竭署如所学。」

复有比丘，名坻罗末，白佛：「我不学诸法，我亦不学欲所法，是所有法悉不学，诸法法而不学。」

佛言：「如所言，怛萨阿竭署用一切故欲学。」

应时于坐中，有万比丘尼三千人，皆起白佛：「吾等欲学怛萨阿竭署，用一切故欲具足学。」

复有七千优婆塞、优婆夷五千人，皆从坐起言：「吾等当具学。」

尔时，复有八万天子，悉言：「当具足学，教告一切。」

复有比丘，名私呵难，白佛：「诸法无所得，诸法不可得，当云何学怛萨阿竭署？」

佛言：「如若所学署当学。」

复有比丘，名利三匐，白佛：「我不转于一切法，当云何学怛萨阿竭署？」

佛言：「如所学署当学。」

复有比丘，名摩呵波那陀惟[唵*刃]，王者种，白佛：「亦不无我、亦不有我，亦不智、亦不无智，亦无所破坏、亦无有证，是意无有异，诸所因缘无所因，作是为学怛萨阿竭署。」

佛言：「如所学署当学。」

复有比丘奢夷种，名曰非陀遍，白佛：「一切诸法不见际、无有际者，谓若有、若无有，亦无际、亦无无有、亦无字，其如是者，乃可忽。」

佛言：「不可！」

「若无际，无际已无愿，无愿者是故菩萨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仁之所说。」

「无愿不可议、不可知、不可思想、不可住、无所畏、无有字，平等无所学、无所持、无所坏、无所造、无所作；其知一切无所得，无有色，菩萨亦无名色，亦自是非是学非者，亦不可得，无所罣碍。」

佛言：「如所学署当学。」

尔时，有五百婆罗门，出舍卫国，因道径到佛所，前为佛作礼而却住，白佛言：「如所说，愿乐欲闻，令常安隐。」

佛问诸婆罗门：「用谁故欲听闻？」

诸婆罗门言：「无有人，是故人用是故。」

佛言：「有怛萨阿竭署，从本诸佛所说，今我所语是。」

有婆罗门，名羞桓师利，白佛：「在于母腹中，以闻怛萨阿竭署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三摩震提，白佛言：「适向母胞胎，已闻怛萨阿竭署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雪真提，白佛言：「适生便闻怛萨阿竭署，四面而明见怛萨阿竭，飞在上住以手着我头，便言：『若当号为不可见顶佛。』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颯真提，白佛：「生以来不久，便闻怛萨阿竭署，于空中见佛来而言：『若当闻学怛萨阿竭署。』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那罗沙目竭，白佛：「今夜半见四面、四佛来到我所，便以头面作礼，诸佛言：『有不可议怛萨阿竭署，于祇洹释迦文佛所听受。』是我本之瑞应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阿真提罗羌耶，白佛：「今夜半见佛长高二十里，三十二相诸种好，谓我：『当学怛萨阿竭署。』闻之忽然而不复见，我本之瑞应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三波奢，白佛：「我生堕地时，有人而来举舍而明，谓我母：『勿以乳子，令是子当以怛萨阿竭署而为饮食。』母闻之欢喜，是我本之瑞应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倪三颯，白佛言：「我本学婆罗门事时，于空中见佛，有三十二相诸种好，便举言：『若当学、若当事。』闻之则以头面着地，问：『何所是学？何所是事？』其佛言：『有怛萨阿竭署，是若学、是若事。如学是者，诸法悉可知，是则为度、是则怛萨阿竭事。是故俗浴者谓去垢，不可议浴是菩萨浴，所谓诸法悉在前脱不脱者，欲于众婆罗门中而尊，当学是

署。』我闻其言，踊跃欢喜，以头脑受其教，问佛：『何以故前有是瑞？』佛言：『是怛萨阿竭署之瑞应。』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摩呵迦婆那，白佛：「我行洗浴，还作大火欲祠之，于上见佛身，有三十二相诸种好，其佛言：『如若祠火之法，不当尔。所以者何？起复而灭故。』我实时复问：『不作是灭，当何以灭之？』其佛言：『不念人、不念我、不念寿命、不念有无有、亦不念合、亦不念中分、亦不念思想；是火而无灭者而自灭，其火可令自然而不用薪。』我谛闻之，即叉手问佛：『当云何作火而不用薪？』其佛言：『有不可议怛萨阿竭署，若当学，学已便能作火而不用薪。作是学者，亦不念淫怒痴，以故火即为灭。』闻之即以头脑受其教。所见者，是我本之瑞应。」

佛言：「如若所说，是怛萨阿竭之瑞应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牟梨师利，白佛：「我适提脍欲着火中，欲令之炽盛，便见怛萨阿竭，身有三十二相诸种好，实时其佛言：『用是火为事，有怛萨阿竭署，何以不学？』应时问其佛：『当何所学？』『往到祇洹释迦文佛所。』是我本之瑞应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分眇者桥泉，白佛：「我到庐上取华欲持归，见怛萨阿竭，身三十二相诸种好，其佛言：『取花不如，若如取花，取花有所坏败。』我应时复问：『取华云何？』其佛言：『莫以手取，莫动摇其枝，而可得取，当学怛萨阿竭署，自如有慧手，为若取其华。慧手者，可得不可议花，一切人皆是华，可以教化得泥洹。』是之瑞应。」

佛言：「当学怛萨阿竭署，如若所学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邠陀施，白佛：「我到市，于道中央失堕钱散在地，以聚欲取讫，以仰头上视，怛萨阿竭身有三十二相诸种好，问我：『作何等？』我言：『拾地所失钱。』其佛言：『是不为难。若当拾五道生死一切人，亦不那中作数，亦不想是，乃为难。』即问：『是学当所从闻，当所从学。』其佛言：『有怛萨阿竭署当学，当那所闻。』实时言：『有佛名释迦文，在祇洹，当从是闻，前世所作今世逮得。』是本瑞应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分诃舟，白佛：「到市向归欲买杂香，买以还归，未到舍，见怛萨阿竭，其心实时踊跃，佛问：『手中持何等？』即谓：『持杂

香。』佛言：『是香不足言，有香名为不可议香，其香闻上下四维、东西南北方，当求是香。』应时复问：『是香者，是根、是本、是茎、是枝、是叶、是华、是实，实之所香？』佛言：『是香者，亦无根、亦无本、无茎、无枝、无叶、无华、无实，实而香，当求是香。』即问：『当于何所求？』即言：『于祇洹释迦文佛所，当闻怛萨阿竭署。』是我所闻之瑞应。」

佛言：「如所闻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阿耨迦惟延，白佛：「我所至城外，坐于树下，其心安定譬若如禅，视四面如普大明，见无央数佛，悉言：『不当坐禅如是。』」应时即问其佛，其佛言：『亦无所生、无所灭，是为应禅；所以持所视故，无所视者是为视。无心何以系者？何以故？其心无有想，故当作是禅。有法名怛萨阿竭署，当从释迦文佛所问，当从是学其法。』是故本瑞应。」

佛言：「当学如所学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罗那懿多，白佛：「适到市买金，欲以称称之，便见怛萨阿竭，其光明甚明，其佛言：『用是称为？有法名不可称，当如求之。』」则时复问：『何所是不可称者？』其佛言：『诸法不可以称称之，譬如空不可称，一切诸法如是。』我言：『愿乐欲闻，何所是法而可学者？』其佛言：『有名曰怛萨阿竭署，当学、当闻。』是我本之瑞应之所问。」

佛言：「当学如所闻，是皆前世功德之所致，故逮是应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阿披阿遮，叉手白佛：「我夜已半出观星宿，有大明而见怛萨阿竭，便以头面作礼，其佛言：『不见视星宿，如若所视。』」应时即问，其佛报言：『亦不可仰向。』佛复还问：『今若所视星宿名何等？』我即应言：『不知。』其佛言：『是名悉尽，如若所学当学，诸法所入，悉知所见汝事。』即复问：『何所处可闻是法？』其佛言：『当于祇洹释迦文佛所，闻是语。』忽而不知处，是故所闻怛萨阿竭署本之瑞应。」

佛言：「当学如所闻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术阇师利，白佛：「适以种农种，便见怛萨阿竭在前往，与不可数千比丘僧俱，其佛言：『不当如若已种农种。』」应时则问：『当云何种？』其佛言：『亦不取、亦不放，当作种，亦不生、亦不枯。』则时复问佛：『当何所处而学是法？』其佛言：『有怛萨阿竭署，当学当闻，闻已

是若之种，亦不取一切之法、亦无所取、亦无所造、亦不思想，知是者，其法无所生，无所造故无所生，已无所生，故无所枯灭，无有种，而不生亦不灭。』」即问佛：「是何等瑞应？」

佛言：「是怛萨阿竭署之瑞应，其当于佛树下坐者，是之瑞应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阿禾真，阿禾真白佛：「出舍于里门见死人，便念死人乃如是。应时独语，便见佛。佛言：『不当如若所念。所以者何？见恶色便有思想，诸法不可得而无所，当作是念。其得道者，所作不以想，亦不用得故便有余念，亦无二心之所念。无所想，是故无有想，是道所作，念无可所得是乃为得，以知二心者，是故无所求。是道之所作，无所见是道所见，后法欲尽时，以思想教人，若于冢间见枯白骨坐，念便得脱。若念五色，从是中教计而求脱，教计出息入息，欲求脱，知欲法尽，便有作是。』应时复问佛：『当云何学便离是事？』其佛言：『当学道，如是法当学怛萨阿竭署；如怛萨阿竭事，有法名怛萨阿竭署，当闻当学，当从释迦文佛闻是。』忽然不见，所以见是。」

佛言：「是怛萨阿竭署之瑞，当在地道故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阿惟示真，白佛：「我到旷野，见众多死人，中有为畜狩所食噉者、中有臭者、中有坏败者、有青色者、有赤色者、有黧黧者，便自念，欲于坐教计状念是，便见东方佛来，有三十二相，便遥向而为作礼，其佛言：『虽观是物以为想。』实时问其佛：『我当学何法？而教一切令脱生死。』其佛言：『有法名怛萨阿竭署，当闻当学，学是者，为一切诸道作功德，从释迦文佛具足闻之。』是何本瑞应？」

佛言：「是怛萨阿竭署之瑞应，作是学者，为学在佛树下坐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波梨漫多，白佛：「我夜出窠无所可见，便然五舍以为烛火。所以者何？避沟坑深井，便自念：『当学何法？而为一切作明令其无冥。』这有是念，便见佛在虚空中住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是上人之所作，非凡人之所为。诸怒根、贪饕、谀谄、虚饰，已无是者能念是事，非余所及，以等心念一切，亦不念数数所念，如佛在树下，不念圣文。』其佛言：『有法名怛萨阿竭署，当闻当学，具足若意。』复问佛：『当从所闻。』其佛言：『当从释迦文佛所闻，其所当闻者悉在彼闻，若丘聚、县邑、城郭、郡国，悉于是法中而见。』闻是言已，恍惚不知其处。是何瑞应？」

「佛言：『用若当闻怛萨阿竭署故、当学故，是之瑞应；其菩萨所当学，悉是在是法。』」

「复问佛：『有几署所当可学？』」

「佛言：『如佛境界，其署如是；其署者，如佛境界等无异，诸法皆从是署如勅心瑞应。』」

「时复问我：『是法微妙深乃如是，是不可见、不可知。』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悉达膝，白佛：「我与数百千婆罗门俱，如行祠祀，熟自念：『当何祠祀，令一切皆得解脱，令无勤苦？』」这作是念，便见怛萨阿竭光明及相诸种好，便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乃作是念，当作念如若所为。』其佛言：『往到舍卫国祇洹阿难邠祇阿蓝释迦文佛所，当为若广说其祠祀意。有法名怛萨阿竭署，当闻当学，是皆以过去诸佛之所说。』」

复问：「当何以祠祀？」

佛言：「菩萨以饮食所有施与人，作是祠祀而脱于三界，有识祠，不自念有求故；有忍辱祠，不以心恶向一切；有精进祠，欲拔脱五道；有三昧祠，不作因缘有所希望；有多所闻祠，一切名身诸数身具足波罗蜜知；有法施祠，若行人欲以法化一切，若有畜生欲闻法者，不中舍而为说经，亦不以色说，以法慈心教诏一切。」

佛言：「有上人不惜其身，趣欲令一切各得安隐，不以忧心而教人。所以者何？用更得好躯，譬若摩尼珠洗之倍好，其王者子莫不爱喜。所以爱喜者何？无瑕秽故。其法师譬如是，虽有生死，所更倍好。所以者何？身亦无恶亦无谤者。所以者何？常歌叹佛，故虽佛远常欲亲近。所以者何？已无所求，即祠是为祀。其有三拔致者，亦有祠而无有异。所以者何？无有恨心故，于一切无恶意。菩萨有祠无有胜者，若有念是者是故胜，不念之者无所胜，以功德长养身及他人，是故菩萨意。所以者何？不以法有所诤，以故无鬪、无有系、无有缚、无有闭，其有作是祠者，莫有能瞋者，亦不念何法可计可校，是上人之所作。已处观其处处，亦不于功德中有所想，亦不破坏所作罪。所以者何？不失其本故。亦无有过菩萨上之尊法，能来教化者亦欢喜，亦无懈怠，亦不与人如有怒心。所以者何？摩诃衍不从是得。故曰摩诃衍，亦不想其衍。」

佛语悉达膝：「舍若本祠祀，当作是祠祀，即菩萨祠祀之瑞应。如若所见怛萨阿竭，是皆先世习衍之所致。所以者何？若觉眼见佛者，是皆本之瑞应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难头多罗，白佛：「我见流水，有一人而持一木作桥，我念：『子之所作，甚何小矣！等作可以广大。所以者何？欲令一切悉可得度过。』适有是念，东方便有百佛而来现，悉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是上人之所念，令一切人如得度，亦无央数人之路。今释迦文佛在于祇洹，子往，可悉从受法，得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。』是我本之瑞应，得见怛萨阿竭，闻其教戒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子所言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旃鬘多师利，白佛：「我出城门外，有迦罗越，谓我：『如过舍，施若二百万。』便随其归。入舍有大高座，令我如坐，烧香供养，具作饮食已，二百万为达覿。我应时自念：『当何以自作方便而过达覿？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清净之达覿，可得如异。』适作念，便见东方千佛悉飞，如来悉在前住，皆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如上人之所作，为一切人欲作，便往到祇洹释迦文佛所，当为若广说其法。如若得清净，其达覿如可以受，受之者，令一切皆可得安隐。所以者何？若三千大千刹土，悉奉行十善受施，不如菩萨发意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心而受施，悉过是上作是。』语已恍惚不知其处？」

佛言：「即怛萨阿竭署之瑞应。所以者何？以先供养十方佛故，逮得是法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阎符师利，白佛：「在山中安心而坐譬如得禅，于上见五百佛，四面皆香，如天香，皆呼我名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如若所求，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法，勿作异禅。何谓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悉念一切人以慈心故，勿以想人，作不可思惟禅。作是禅，勿想心念，一切皆令安隐，勿念人想，勿念身想。』其诸佛言：『往到祇洹释迦文所，当为若具说其法，怛萨阿竭署，当作是学，学是者在所作为。』说是已，而不知诸佛处。是我本之瑞应。」

佛言：「审如若所见无有异。所以者何？其有当坐于佛树下者，即有是瑞应，应若已先世供养七千佛故。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荷沙漫，白佛：「我见诸婆罗门，不多不少，于恒水浴已，语我：『汝复行浴，身所恶露众恶，悉当随水如去。』便自思惟：『何如而浴身，诸众恶当随水去？』便自见佛在于虚空中，其佛言：『汝何思惟？』我应时对曰：『诸婆罗门令我浴，身所众恶悉当随水去，故坐思惟是事。』其佛言：『若到祇洹释迦文所，当为若说现法，诸所众恶悉当除去。』其佛言：『有名诸法甚深无有底，其水甚美，于是浴者悉得净洁。若欲浴者当于中浴，众邪恶可以消除。浴已，诸天及一切皆得安隐，便以法教化无所不遍。所以者何？诸过去佛悉那中浴，是故现瑞应。』」

佛言：「当闻怛萨阿竭者，是本瑞应。」

有婆罗门，名曰惟耆先，白佛：「我赍华持到婆罗门神祠，入门见怛萨阿竭飞在虚空中而住，其佛问我：『持是华给何所？』即应言：『欲以上神。』其佛言：『有怛萨阿竭，号曰天中天，可以华供养上之。所以者何？因是有功德，而到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便可逮得阿耨多罗禅。』即欲以华供养，其华悉化作佛，悉紫磨金色，其光七尺，三十二相种好悉具，诸佛皆言：『其心以坚于功德者，能致是应。』实时复问：『当作何方便，令功德不可胜数？』其佛言：『若有菩萨见佛者，因是作功德；中有见化佛者，因是作功德；中有见寺者，因是作功德；中若见佛坐起处，因是作功德；中有见佛经行处，因是作功德；中有闻佛者，因是作功德；中有闻上下、四维、四方，有佛教诫一切，因是作功德；中有佛舍利者，因是作功德；中有老、病、死而自计校，因是作功德。若见郡国、县邑破坏者，若谷贵、人民饥饿，而用是自计，因是作功德。所以者何？念前事故，因是有不可数功德，所谓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功德。』」

复有婆罗门，名曰沙竭末，白佛：「我入海浴，适有是念，便见万佛，皆言：『不当如子之意欲度海。』便自念：『其余有浴者，亦在是闻当有此异，其意欲度海浴。』适有是念便见万佛，皆言：『不当如子之意欲度而浴。』我实时复问：『当何浴？』其佛言：『有道度诸法，可于其中，其作是浴者，已为度也。』应时复问：『何所如可度于世间者？』报言：『佛者已为度。』即复问：『何所法而可从学？』『有佛名释迦文，在祇洹中，当从学问；如若所愿悉当具闻，悉为若说之，令若得解。』闻是已，忽然不见其处。」

便问佛言：「何所法而可度者？」

「度一切诸法者，波罗蜜是。」佛言：「汝欲度诸法者，当等心于一切人。所以者何？当念度一切人之生死。譬若度海，当学是事，便得度一切诸法，亦不想法、亦不想无法，作是若后，当为一切说法。」

佛语沙竭末：「菩萨用一事，具足诸慧。何谓一事？世恶法欲尽，尔时其欲制其法教导一切，令法而不断绝。是为一事，具足得诸慧。」

「复有二事，菩萨学是疾速得佛。何谓二？不念诸法是我所非我所，亦不念见一切诸法自然处。是为二事。」

「复有三事，若善男子、女人，奉行是者疾成至佛。何谓三？以诸法视之，如光明明于诸法，亦无多、亦无少，不作是念。二、已应而一，无有异心。所以者何？诸法不可得故。三、是因名佛。是为三事。」

「复有四事。何谓四事？一者、总持诸法；二、常于怛萨阿竭而作功德；三、持心如空，不想一切人；四者、若有供养不供养者，其心无异。若男子、女人，奉行是法疾得至佛，是为四事。」

「复有五事。何谓五事？一、不于诸界有所念。何谓诸界？眼色、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细滑，意欲所得，不作是念。二、常于佛法而作功德。三、若见同菩萨其心有悦。所以者何？用实大故。四、于一切无虚饰之心。所以者何？我当度故。五、亦于是中无所想。是为五事。」

沙竭末白佛：「其有奉行是五事者，疾得佛。」

佛言：「当作是学，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自致成佛；是为度生死之海，以法教于一切，令如怛萨阿竭无所不度。其有至心，坚住于菩萨功德者，便速是瑞应。若有念，恐中道取证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法者，勿得忧念，具足怛萨阿竭十种力，一切闻者莫不欢喜。」

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4 册 No. 0458 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4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5/24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维习安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Jasmine 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